

編後記

——在告別的長河中，定位新的航線

林佩蓉

2024年，台灣文學在送別與迎新聞持續與時局對話，與當代的眾生對望。

文學年鑑的功能在於為流動的時間打下樁腳，2024年無疑是刻滿名字的墓誌銘，以及在新舊交替的裂隙中，頑強生長出來的新芽。這一年，我們持續經歷了永遠無法習慣的告別，也見證了台灣文學在世界舞台上，以前所未有的姿態被閱讀、被翻譯、被理解。

我們告別了齊邦媛（1924-2024），她留下的《巨流河》不僅是家族的離散史，更是台灣與中國移民歷史的註腳；告別了痾弦（1932-2024），這位永遠的副刊主編，他的詩句「溫柔之必要」依然迴盪；也告別了聶華苓（1925-2024），她所創辦的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，曾是戒嚴時期台灣作家通往世界的通道，是她讓孤島上的文學心靈得以與世界對話。這一年，通俗與純文學的界線在死亡面前消弭。在深夜的棉被裡，手電筒照映下的細膩文字，安慰了無數寂寥靈魂的瓊瑤（1938-2024）飄然離世，帶走一代人的青春記憶，也在社會上引發了關於生命自主的深刻反思。而司馬中原（1933-2024）的離去，從此鄉野傳奇與鬼狐世界的說書聲不再繚繞。客家文學醫生詩人曾貴海（1946-2024）的詩筆如手術刀切開社會病灶，守護脆弱的地土；用畫筆描繪人生的雷驤（1939-2024）、深耕鄉土的鄭煥（1925-2024）與林宗源（1935-2024），以及學界、教育界、出版界的作家們，都是殞落的文學之星，這一個個名字，都是台灣文學光譜上獨特的色彩。2024年的告別，彷彿一個時代正集體向我們揮手，緩緩走入歷史的煙塵。

在告別的同時，仍有許多寫作者持續在創作路上戰鬥。焦點人物平路、童偉格、黃春明、楊双子，展現了台灣文學跨世代的強韌生命力。當國際文壇將目光投向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南韓作家韓江，讚賞其「直面歷史創傷」的勇氣時，台灣作家亦不約而同地在歷史的傷口上種花。平路以《夢魂之地》重構蔣家父子的歷史對應神明及人類的靈性糾葛，與韓江的書寫形成了跨越海洋的呼應；楊双子則以《台灣漫遊錄》的英譯本在國際上大放異彩，靈魂人物的英譯者金翎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獎（National Book Awards 2024 for Translated Literature），這標誌著台灣的新歷史小說已具備與世界對話的普世價值。黃春明依然筆耕不輟，展現對土地的深情；中生代代表童偉格則持續在文字的現代性技藝上鑽研。他們的並置，象徵了台灣文學從鄉土寫實到現代主義，再到後現代歷史重構的閃耀光譜。

年度各文類的發展，感謝各篇撰寫者費心記錄與撰述，我們因此能清晰看見台灣文學「內在

深化」與「外向擴張」的雙重軌跡。

（一）小說：歷史記憶與當代傷痕

本年度小說創作以歷史題材為主力，作家們試圖在檔案的縫隙中填補想像，性別與當代社會議題的書寫則更加多變創新。外譯推廣的成功以及文學雜誌的相繼推陳出新，顯示台灣文學已然抵達下一個階段的里程碑。即便在資訊碎片化的AI年代，相信小說深刻的敘事力量，依舊能提供人們一個得以喘息、想像與思考的空間。

（二）原住民研究：南島視野與翻譯轉向

原住民文學研究，最具潛力的關鍵詞是「翻譯」。這不僅指作品的語言轉換，更是一種文化的轉譯。一方面，隨著台灣文學外譯政策的推動，原住民文學經過多語翻譯後，刺激了國際學界的新觀點；另一方面，學界開始關注太平洋島嶼文學、文化與音樂的「譯介」，促成了更深入的「南島共同體」想像。在此脈絡下，以比較文學觀點回應「南島原住民文學」的命題，為我們提供了更多元的閱讀方式。此外，關於長篇小說與新媒介的研究產出明顯增加，顯示研究者正敏銳捕捉文類生產條件的變遷。

（三）現當代研究：跨域、創傷與外譯

現當代文學研究展現了高度的「跨界」特質。跨媒體改編（IP）、性別創傷、翻譯跨國、文學場域、民間文學等主題並立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年歐陸文壇及出版市場對台灣文學的重視。性別研究延續了對創傷的關注，並聚焦於年輕世代作家。

2024年，也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南建城（1624）的400年，是台江內海改道300年，地理的變遷帶動著人文歷史的變化相當可觀。這一年，台北國際書展以「閱讀造浪」為題，荷蘭作為主題國，讓我們重新審視台灣在世界海洋史上的位置。從四百年前的戎克船，到今日的AI，台灣始終處於交會的路口。我們在今年送別了許多引路人，但也看見新世代將台灣的故事帶向遠方。編纂台灣文學年鑑，是記錄下每一個逝去的名字，是因為他們集體為台灣文學翻動土壤，也在文學文本中描述我們是誰，以及突破任何疆界的可能。

在告別的長河中，文學始終是那座燈塔，在歷史的駭浪中，為台灣定位出新的航線。文末仍要感謝本年鑑的編輯團隊，大家都還在，人雖少但同心，翻閱五百多頁的當下，萌生感激。